

从艺要与古为徒，还得师法自然

张扬（以下简称张）：朋友们时有打趣，说你拿奖拿到手软。实际上，对写作者而言，作品能不能获奖，也是靠天收啊。

胡竹峰（以下简称胡）：最怕不是手软，而是脚软，跑断了腿就麻烦了。那些奖励，是对我二十几年来一路写作的拥抱。日常平淡，得奖是喜讯，朋友们随喜。获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，纯粹自己想得去得奖，似乎也刻意了。虽然说心想事成，其实很多的东西，还是要无心插柳，当然前提是这个地方的土壤适合柳树。

张：武侠小说的男主必经一番刻骨铭心历练，比如出师后云游四方，与各路高手过招，偶得洞窟深藏秘籍或世外高人传授，又不失古道热肠，才可成为侠之大者。你从最初的兴趣爱好，继而尝试投稿，到全国诸多文学期刊纷纷约稿、开专栏，从媒体编辑到专业作家，这一路走来是否有这样的证悟证道？

胡：古人也说过，梅花香自苦寒来嘛。看看我们周围，谁过得容易？都有几番番生活的熔炼。不敢说自己在悟道，写作是艺是技是术，在文章的起承转合，在造句，在遣词中，不断锤炼自己的技术，当技术非常好了之后，隐约能触摸到一种叫道的东西。但老子又讲了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这里有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一些心绪。

张：写作必须习得正派功夫，不偷奸耍滑才好？

胡：谁敢说自己自己是正派的功夫呢？作家可能都自恋，很多人觉得自己写得非常好，不少作家也会觉得自己被低估，指责别人旁门左派，说自己正大光明。还是没逃脱文人相轻的套路。我不敢接这个问题，如今流行说看文本，不是说重视文本论你就是好作家。修行一辈子，才能说一点家常话。家常话岂好说哉？

至于有没有捷径，能不能偷奸耍滑，或许也可以。但人生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，真能写出古今第一奸猾文章，也是本事。就怕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长安米贵，居之不易啊。

张：你居住生活场域，涉及山区、中原地带以及江淮之间。这种地理环境对你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另外，你到过新疆的沙漠、西藏的雪山，特别是应邀到南海待了比较长的时间，创作了《南游记》。地理空间上的转换，对个人写作是即时性的刺激、消耗，还是可以为素材积累作长期准备？

胡：天文学告诉我们，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，人也不过是地球之尘埃。尘埃微小，不断去看去看去走走，经过山水，置身不同底色，有可能会看到不同的自己，在不同场域的转换会给文学带来不同的色泽。古人早就说过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

在很多地方生活过，可能会稍微跳出地域对人的局限或者影响。人在自然面前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，从艺要与古为徒，还得师法自

我内心住了一个古中国

——答张扬十五问



然。自然之格怕更高一筹。

张：说到地理，还有个不老的话题，就是作家与故乡。最近你写老家岳西浒村三万多字的长篇，之前写的《惜字亭下》也是篇幅较长。文章中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有什么区别？

胡：心理上我是没有故乡的，倘或真要说故乡，从先秦到唐宋元明清的每个时代都是。故乡就在脚下，站到哪儿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。地球是我的故乡，太阳系是我的故乡。

你说的那篇文章作风物谈，《惜字亭下》是说乡民心性，还有一篇是《小园赋》，底色更怀旧，追忆童年生活的似水年华，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每篇文章呈现的东西不一样。

好好吃饭，好好做事，多点儒雅，多点善意

张：不少人都说你很有才华，怎么看待自己或这种说法？

胡：真有才华的人，一出道就出脱，我不是。我写到二十六七岁才摸到一点文学的感觉，那个年纪，王勃、李贺已经死了。看作家年谱，很有意思，鲁迅在我这个年纪，已经写出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《孔乙己》，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也完稿，开始生病了。我当然不会攀附前贤，但这样一打量，能认识自我。就写作者而言，过了三十岁，或许不看才华，而是看作品了。我不是大才，只是愿意琢磨文章，过去不明白什么叫聚精会神，如今和文章与书本在一起，何止废寝忘食，简直废心忘我。

张：有人说当下的中国散文较多同质化，甚至比较油滑，缺少真情实感。

胡：此公是谁，倒想会会他。有人恶狠狠批评当代文学，总担心他翘翘摔倒了，也怕他丢石头打天，未了，伤到自己。对很多人来讲，他写散文，写小说，写诗歌，是他活着，他要讲话，他要呼吸，他要吃饭，未必就志向远大要成为

一个了不得的作家。能够用文字安妥自己的肉身和灵魂，也就可以了。我最怕的是戾气无处安放，害己只能随他，害人就可怕了。再过几十年，百年，几篇散文同质化又是多大问题？有一天，我们肉身消亡，在这世间自以为是这点名声在与不在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再过几千年，再过一万年、十万年，再坚固的文本也得消散，老庄孔孟都风烟俱净了。好好吃饭，好好做事，多点儒雅，多点善意，文章油滑就油滑吧，我小时候在乡下过够了缺油少肉的日子。

张：你写有《与古为徒》和《中国文章》的散文，对中国散文写作有较系统的思考。依你看，今天的中国散文写作如何汲古纳新？或者说如何破解在写作题材、语言、结构等方面的困惑？

胡：很期待看到很中国的表达，这大抵属于一句空话。我总是固执觉得文脉有条很明显的线，比如说庄子之后有嵇康，嵇康之后有苏东坡，苏东坡之后有张岱。对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来讲，抛开境界、情怀、心胸、故事，语言的感觉非常重要。我喜欢纯粹的语言，精炼，简洁，清通。曲尽其妙当然更好，达意即是美文了。

很早就喜欢笔墨丹青，三十岁后，又开始接触古器物，收藏古玉，写旧体诗，读线装书。毕竟在活生生的当下，我得存一点思古幽情，偶尔需要置身在古韵氛围里。一言以蔽之，汲古纳新，靠近古人，好好活在当下。至于破解写作题材、语言、结构之类，不破解如何？随意而为，或许有一天不破自破，不解自解，从此天空清明。

张：古人倡导“虚静”。多年接触，你偏好静的状态，甚至可以足不出户，阅读、写作一个月左右。这一状态你好像保持了许多年。

胡：出门是为了谋一口饭，有口饭吃，我就不想出门了。现代人的交流太频繁了，他应酬我，我应酬他，我怕。很多时候会厌烦自己，觉得我这样的人，最好躲在家里，你不见我，我不见你。愿意读我的书，那就字里相逢，不用告诉我，其中自然心心相印。忘了谁写的一幅字，内容有趣，说的是：“除了要吃饭其他就跟神仙一样。”足不出户，我乃神仙，坐也由我，睡也由我，晴天喝茶，雨天喝酒；闭门读书，于是自在，左看是书，右看是书，刚日读经，柔日读史。

古中国是安静的，尤其到了夜晚，万籁俱寂。

我内心住了一个古中国，万籁俱寂啊。

文学是我辈之自传

张：《民国的腔调》一书你写过胡适，胡先生有《四十自述》。年届不惑后，人生感悟是不是多了些秋天况味？也有作自述打算吗？

胡：胡先生有《四十自述》小诗：偶有几茎白发，心情微近中年；做了过河卒子，只能拼命向前。马上四十岁了，我也来作首《四十自述》：

两鬓白发渐多，开始放下看破。必须勤勉努力，也要得过且过。不知你以为然否，文学是我辈之自传，哪个字不是我？哪句话不是我？至于那些枝枝蔓蔓的事，随风而去吧。

张：你的散文作品常属“霸刊”，不少散文爱好者包括一些朋友在交流时提过，怎么能写出文学期刊看得上、发得了的散文？

胡：先抛下“怎么能写出文学期刊看得上、发得了的散文”这个概念。剩下的就是多读多写多想，次序不能变，最怕多想多写在阅读前面。董桥说过的，真正命好的人不用劳苦写文章，读书便好。有人道途千万，我后无退路。卖文为生，承蒙一些报刊赏脸，让我有碗饭吃而已。我的文章有过漫长的无人问津的岁月啊，字句在手里快磨出包浆了。

张：有人可能觉得你平素比较散漫，有些清高，在写作上也是凭运气。

胡：有人目光如炬，都给他看穿了，难为情。未必是清高，实在道不同而已。何必假装熟络？日常交往的人不多，很喜欢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况味。倒是希望真凭运气，运气是老天给的，天意如此，不亦快哉。拳凭运气，才叫有如神助。心里向往的好文章就四个字：

有如神助。

张：据我所知，在写作上，你计划性很强，现在手头上已经成形但未出版的散文、小说就有四五部。

胡：作家亦如兵家，写文章当然是闲情逸致，进退之间，也得有章法。我会让很多文章在心里养着，长则十几年，短则几个月。已经四十岁了，如果按照过去那样十几年养一篇文章，写出来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，人生堪怜，岁月真无情。

张：在待人接物上，其实你一直有古风，也有一颗渡人之心，帮人看稿、评稿、荐稿不断。

胡：都活在可怜的人间，倘或能帮人出一本书，发几篇文章，写个评论，作个题记序跋之类，他开心，我更开心。哪里敢说是渡人，我俩聊过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我是泥丸过江啊。

张：我们平时聊创作比较多，呈现出来的，只是一鳞半爪。这次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：假如置身唐代，遇到李白、杜甫同时落水，你会先救哪一位？为什么？

胡：我不会游泳，只能喊人。李白的诗歌当然好，天衣无缝，天外来物，天马行空，天成浑然，天花乱坠，天真烂漫……只能敬而远之。私心更喜欢杜甫，他像我的祖父。家里存有线装本《杜工部诗集》，夜里翻翻，好像在心里炖了一锅羊肉。